

THE HUMAN COMEDY

人间喜剧

WILLIAM
SAROYAN

[美] 威廉·萨洛扬 著

唐·弗里曼 插图

叶扬 哈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LIAM SAROYAN

人间喜剧

The Human Comedy

[美]威廉·萨洛扬 著 唐·弗里曼 插图

叶扬 哈聰 译



THE HUMAN COMED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 (美) 威廉·萨洛扬 (William Saroyan) 著 ; 叶扬, 哈聪译 .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2
书名原文 : The Human Comedy
ISBN 978-7-5327-7971-0

I . ①人… II . ①威…②叶…③哈…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653 号

William Saroyan

The Human Comedy

Copyright: © WILLIAM SAROYAN 194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LLINGER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 09-2016-023 号

人间喜剧

[美] 威廉·萨洛扬 著 叶扬 哈聪 译
责任编辑 / 龚容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128, 000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7971-0/I·4904

定价 : 6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512-68180628

这个故事献给 塔库希·萨洛扬

我之所以花了这些时间，特地为你写一个故事，是因为我一直想要把它写成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一个我所能够写出来的最最好的故事。如今，尽管时间有些仓促，我总算还是作了一番尝试了。也许我本该再等上一阵子，可是我实在说不上来，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也不知道忙完了各种杂事以后，我还能够剩下什么技巧，又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所以我只好赶着，靠我当下所具有的技巧、根据我当下的心境，来碰碰运气了。我希望不久就有人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亚美尼亚文，这样它印出来就是你所熟悉的样子了。在译文里，这个故事听起来也许比起在英文里更顺溜，也许你会像以前那样，从里面挑上几段念给我听，尽管这些东西本来是我写的。果真那样，我答应你我一定来听，欣赏我们自己的语言的美。我们这种语言，懂的人实在不多，而且除了你以外，懂得欣赏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你不能够像你阅读、欣赏亚美尼亚语那样，阅读、欣赏英语，我呢，对亚美尼亚语又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所以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位翻译高手上了。不过不管怎样，这个故事是为你写的。我希望你会喜欢它。我在写作的时候尽可能把它写得简单些，让它既严肃，又轻松。这两种情致的交融，是你特有的，也是我们家所特有的。我知道这个故事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可是又当如何呢？你一定会觉得它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是你的儿子写的，而且是他的一片心意。

威·萨



目 录

第一 章	尤利西斯	1
第二 章	荷马	4
第三 章	电报局	6
第四 章	全世界都羡慕我	15
第五 章	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道	20
第六 章	为格罗根先生高歌一曲	25
第七 章	要是来了封电报	28
第八 章	主啊，请在我们桌上入席	32
第九 章	兔子就在这一带	42
第十 章	古代史	46
第十一章	有关人类鼻子的一番演讲	57
第十二章	二百二十码低栏比赛	62
第十三章	捕兽器，天哪，捕兽器！	74
第十四章	黛安娜	89
第十五章	拐角上的姑娘	97
第十六章	我带你回家	103
第十七章	三个军人	107
第十八章	格罗根先生谈论战争	117
第十九章	给亲爱的母亲	122
第二十 章	那是你倒霉，跟我不相干	125

第二十一章	更好的世界，更好的人	127
第二十二章	要有光	134
第二十三章	死神，不要到绮色佳来！	147
第二十四章	杏子树	152
第二十五章	快活些！快活些！	160
第二十六章	凡事总有痛苦的一面	172
第二十七章	所有奇妙的错误	177
第二十八章	在公共图书馆	185
第二十九章	在客厅演说俱乐部	191
第三十章	梅凯诺先生	200
第三十一章	安息在永恒的怀抱里	214
第三十二章	马柯斯给弟弟荷马的一封信	225
第三十三章	给你一吻	234
第三十四章	狮子大笑	240
第三十五章	树木和葡萄	246
第三十六章	绮色佳，我的绮色佳	250
第三十七章	爱地久天长，恨瞬息即逝	253
第三十八章	是结尾也是开端	262
译后记		269





第一 章

尤利西斯

有一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绮色佳的圣塔克莱拉大街上，一个名叫尤利西斯^①·麦考利的小男孩，站在他家后院里，望着地上一个新的黄鼠^②洞。洞里的黄鼠一边拱出新鲜的湿土，一边瞅着男孩儿：他显然是个生客，可是大概不是仇敌。男孩子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奇迹看个够，绮色佳的一只鸟儿飞上了后院里的老胡桃树，在一根树枝上落脚后就欢鸣起来，把男孩子的注意力从地上引到了树上。接下来可是最棒的了，远处传来了—列运货的火车噗哧噗哧的轰鸣。男孩子听着，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随着火车的移动颤抖起来。随后，他倏地奔跑起来，（自

己觉得)跑得比世界上任何生灵都快。

他跑到交叉路口，刚好赶上看着整个列车通过，从机车头一直到殿后的守车。他朝司机挥手，司机没有搭理他。他朝车上另外五个人挥手，可是没有一个搭理他的。他们本可以搭理他，然而他们并没有。最后，出现了个黑人，他俯身靠着一辆敞篷车厢的挡板。在咔哒咔哒的火车声中，尤利西斯听见这个人唱歌：

“别再哭了，姑娘，今天莫再悲伤
我们且歌一曲，为亲爱的肯塔基家乡
为肯塔基老家，在那遥远的地方。”^③

尤利西斯也朝这个黑人挥手，接下来一件奇妙的、出乎意外的事发生了。这个人，黑皮肤的、跟所有的别人都不一样的，居然也朝尤利西斯挥起手来，高声嚷嚷：“回家，孩子回——我的老家！”

小男孩跟黑人互相挥着手，一直到火车几乎快从视野中消失。

随后，尤利西斯朝四下里看了看。在他周遭，又好玩、又荒凉的，就是他生活里的世界。这个世界稀奇古怪、杂草丛生、

① 尤利西斯 (Ulysses)，相传是由荷马撰写的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里的主角奥德修斯 (Odysseus) 的罗马名字。作者给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分别起了尤利西斯、荷马、马柯斯 (古罗马执政、将军)、马太 (《圣经·新约》中的人物，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海伦 (导致特洛伊战争的希腊美女) 等名字，别有寓意。绮色佳 (Itahca) 也是尤利西斯的故国的名字。

② 黄鼠 (gopher)，原指产于北美的一种地鼠，一译“囊颊兽”。

③ 此为美国作曲家福斯特 (Stephen Foster, 1826—1864) 创作的名曲《我的肯塔基家乡》的合唱部分的歌词。

破破烂烂、奇妙无比，既荒唐，又美丽。一个老头儿，背着一个包袱卷，沿着铁轨走了过来。尤利西斯也朝这个人挥手，可是他年纪太大，又太累了，对小男孩的友好没有反应。老头儿对尤利西斯瞥了一眼，好像他跟男孩儿都已经死了似的。

小男孩慢慢地转过身来，拔脚回家。他一边走着，一边还听见火车的奔驰、黑人的歌唱还有他兴高采烈的话：“回家，孩子——回我的老家！”他站定了脚，回味着这一切。他在一棵苦楝树^①下走来走去，用脚踢着从树上掉下来的气味挺难闻的黄果子。过了一会儿，他微笑了，那是麦考利一家人所特有的微笑：一种温存、聪明、隐秘、对世间万物都道个好字的微笑。尤利西斯拐了个弯，望见了麦考利家的房子。他乐不可支，又蹦又跳。他这么一乐，绊了一个跟斗，可是他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他的母亲正在院子里给鸡喂食。她看见男孩子绊倒了，爬起来，还是又蹦又跳。他很快过来了，不作一声地站在她身边，然后到鸡窝那儿去找鸡蛋了。他发现了一只鸡蛋。他朝它瞅了一会儿，把它捡起来，拿到他母亲这儿，小心翼翼地递给她。此刻他的心思，没有一个大人能猜得着，也没有一个孩子能够记在心里、日后说给人听。

① 苦楝树 (Chinaball tree)，学名 *Melia azedarach*，落叶乔木，春夏之交开花，花呈淡紫色。



第二章

荷 马

他的哥哥荷马骑着一辆二手货的自行车，正跟一条乡间道路上的泥土英勇奋战。荷马·麦考利穿了一件电报投递员的制服，衣服太大了，头上戴的帽子却又嫌小。在绮色佳人所钟爱的一片朦胧欲睡的黄昏的宁静里，太阳行将落山。在投递员的四周，果园、葡萄园安卧在加利福尼亚古老的大地上。荷马虽然移动迅速，却丝毫没有错过这一带地方的种种魅力。瞧瞧那个！他一路自言自语，评论着沿途的大地、树木、太阳、芳草和云彩。瞧瞧那个，好吗？他开始把自行车骑出一种花式来，为了配合这种花式的动作，他放开喉咙，纵声高唱：调子简单、

抒情，又滑稽可笑。在他心里，自己这一出歌剧的主题曲，接下来由一个乐队的弦乐演奏，随后再添上他母亲的竖琴和他姐姐贝思的钢琴。最后，荷马想起了他的哥哥马柯斯，于是一只手风琴加入了行列，琴声里别有一种交融着微笑和忧郁的甜蜜，于是这一家子就到齐了。

空中掠过了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在它们那一阵急急忙忙的噪声中，荷马的音乐戛然而止。投递员抬头去看这些东西，一下子把车子骑进了一条干涸的小泥沟里。是飞机，荷马跟自己说。农夫养的一条狗飞奔过来，神气活现地吠叫起来，活像一个人有口信要传递。荷马没去理会它的口信，只是转过身来，学叫了两声“汪汪”去逗弄那只牲畜。他骑上自行车，继续往前走。

他到了城里住宅区的头头上，走过一块招牌，可是并没细看：

加利福尼亚州，绮色佳市
东好西好——不如家里最好
欢迎你，陌生人

他在下一个拐角上停了下来，看着长长一列载满了士兵的军用卡车驶过。他朝士兵们敬了个礼，就像他弟弟尤利西斯跟火车司机和那些流动工人们挥手致意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士兵向投递员还了礼。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



第三章

电报局

荷马终于在电报局门口停下的时候，绮色佳已经入夜。窗户里的钟指着七点过两分。荷马看见电报局的经理斯潘格勒先生，正在办公室里计算一份电报稿的字数。这份稿子是一位看上去又疲倦又惶恐不安的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刚刚递给他的。荷马走进办公室，听斯潘格勒先生跟这个年轻人说话。

“十四个字，收报人付费。”斯潘格勒说。他停了一会儿，朝那个小伙子望了一眼。“钱不大够用了？”

小伙子一下子没能答上话来，不过他很快就说：“是啊，先生。不大够——不过我母亲会把钱寄来，足够我回家的。”

“一定会的，”斯潘格勒说，“你上哪儿去了？”

“我想我哪儿也没去，”小伙子说着，咳嗽起来，“这个电报我母亲什么时候可以收到？”

“你看，”斯潘格勒说，“东部这会儿已经挺晚了。深更半夜的，凑钱往往不太容易。不过我马上就给你发过去。”斯潘格勒没再去看那个小伙子，用手在口袋里摸了一阵子，摸出了一把硬币、一张钞票和一只白煮蛋。

“喏，”他说，“以防万一。”他把那张钞票递给小伙子。“你母亲把钱寄来以后，你再还给我好了，”他说。他朝那只鸡蛋做了个手势。“我七天以前在一家酒吧里捡来的。给我带来好运。”

男孩子看了看钱。“这算什么呢？”他说。

“不算什么。”斯潘格勒说。

“谢谢，”小伙子说。他住了声，又惊奇又尴尬的样子。“谢谢。”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出了办公室。

斯潘格勒把电报稿拿去交给值夜班的报务员和接线生威廉·格罗根。“威利^①，把它发出去，付过账了，”他说，“我自己来付。”

格罗根先生用手按着“小爬虫^②”，一个字一个字地发起电报来：

① 威利（Willie）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

② 小爬虫（bug），指快速自动发出电码的电报机按键。

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
毕德尔街 1874 号
玛格丽特·斯特里克曼夫人
母鉴请汇三十元欲回家一切均好

约翰

荷马·麦考利仔细看了看签发桌，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投递的电报，或是有哪家该去登门通知的。斯潘格勒先生不动声色而聚精会神地望着他，随后跟他说起话来。

“你喜欢当投递员吗？”他说。

“我喜欢吗？”荷马说，“我最最喜欢做的事了。你一准能见到许多不同的人。你一准能去许多不同的地方。”

“对了，”斯潘格勒说。他不作声，仔细看了男孩子一眼，“你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好的，”荷马说，“我很累，可是睡得很好。”

“你今天在学校里打瞌睡了没有？”

“有一点。”

“什么课？”

“古代史。”

“体育呢？”斯潘格勒说，“我的意思是，你打了这份工，是不是就顾不上参加了？”

“我还是参加的，”荷马说，“我们每天都有一堂体育课。”

“是吗？”斯潘格勒说，“我上绮色佳高中的时候，跑

二百二十码低栏。山谷学区冠军。”电报局经理停了下来，然后又说下去，“你真的喜欢这份工作，是不是？”

“我要做这个电报局里有史以来最好的投递员。”荷马说。

“好啊，”斯潘格勒说，“不过，别把自己累死；不要操之过急。把电报迅速送到，但是不用跑得太快。对每个人都要有礼貌；在电梯里该把帽子脱下来。最最要紧的事是别把电报给丢了。”

“好的，先生。”

“上夜班跟上日班不一样，”斯潘格勒继续说下去，“送电报去唐人街，或是送到乡镇上去，可蛮吓人的——不过你可别给吓着。人总是人，不用怕他们。你多大了？”

荷马倒抽了一口气。“十六。”他说。

“是啊，我知道，”斯潘格勒说，“你昨天已经说过。我们雇用的男孩子非得满了十六岁不可，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冒个险试用你。你多大了？”

“十四。”荷马说。

“这么说来，”斯潘格勒说，“你再过两年就十六了。”

“是的，先生。”荷马说。

“要是有什么你不明白的事，”斯潘格勒说，“就来问我。”

“好的，先生，”荷马说。他停了一下，“歌唱电报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斯潘格勒说，“我们不常有这个业务。你嗓子还不错，是不是？”

“我以前常在绮色佳的第一长老会主日学校唱歌。”荷马说。

“那很好，”斯潘格勒说，“我们的歌唱电报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嗓子。比方说，那边的格罗根先生收到一份生日祝贺。你应该怎么做？”

荷马走到格罗根先生身边去，唱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格罗根——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格罗根先生说。

“不错，”斯潘格勒对荷马说，“不过你不应该说‘亲爱的格罗根’，该说‘亲爱的格罗根先生’。你拿了每个礼拜这十五块钱怎么用呢？”

“交给我母亲。”荷马说。

“好啊，”斯潘格勒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上班了，正式上班了。你是我们这个队伍的一员了。仔细看，仔细听，张开眼睛，竖起耳朵。”电报局经理移开目光，茫然望了一会儿，随后又说，“你将来打算做什么？”

“将来？”荷马说。他觉得有几分尴尬，因为他生下来每天都在忙着为将来作打算，即使这个所谓的将来只是第二天而已。“唔，”他说，“我还拿不准，不过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是个人物。也许当个作曲家什么的呢——有一天。”